

公交笛声鸣乡村

王成志

公交出县城了,经过徐楼,经过百善,开往临涣,开往南坪,开往双堆,无论多远,只要在县城范围内不开空调时一元坐,开空调时两元坐。电动公交行驶在宽阔平坦的水泥路、沥青路、出县城、入乡镇农村,笛声清脆响亮。民生工程在全县铺就公路交通网,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也充当一把开启城乡封闭大门的钥匙。

习惯了县城柏油马路的公交车,跨过横亘城乡的围栏,酣畅地行驶在出县城的道路上,用它稳熟了县城平和的姿态,试探性地靠近乡村,开进大地的胸膛,它骋出一篇划时代的大美华章!

种了一辈子地的长辈说:“城市是城市人的城市,不是乡

下人的城市;乡村是乡村人的乡村,却也是城里人的乡村。”可自从出县城的公交开到家门口,乡民们可以自如地进城返村,长辈便有意无意间开始淡忘他的那句至理名言。

长辈怀揣超市促销而赠的环保袋,越过门槛,一只脚跨上县城的公交,另一只脚却跨进了县城,长辈和他的祖辈们做梦也无法想到的事,因为有了出县城的公交车而梦想成真。

在70年代,80年代甚至更早以前,长辈们和他的祖辈,进一趟县城,是多么奢望的事情,县城盘踞在县城,乡村蜗居在乡村。各自孤单,沉默不语!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的县城和乡村,原本是一奶同胞的兄弟,乡村种植庄稼,仰望县城种

植高楼和优越。原本一奶同胞的两个孩子,只因听了娘的话,走了不同的路,过了不同的生活而性格迥异,命运截然。

出县城的公交,是从娘体里分龔出的一根温暖的脐带,连接起县城和乡村的血脉,县城和乡村张开拥抱的翅膀,彼此靠近相互温暖。长辈和乡亲们搭上进县城的公交,进城卖地里长出的新鲜瓜果蔬菜,回家时再去超市商场买些时新的物件,出县城的公交除了载上返回乡村的村民,还载着蜗居在城里的渴望蓝天碧水的城里人,去乡下呼吸新鲜空气,呼吸原野,呼吸河流,呼吸野花,呼吸泥土的清香。把钢筋混凝土禁锢的心放牧到无拘的乡野。

城市和乡村在公交车的奔

驰中奏响凯歌,乡村和城市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返城时,拥趸的公交车冲破庄稼混合着泥土浓稠气味的帷幔,带着温暖的疼痛进入喧嚣不止的县城的内里。大地沉默不语,内心却异常欣喜,那是来自宇宙的一道闪电,带着大地的母爱,温暖着一个时代的情怀!

无论是种植庄稼还是高楼,城市和乡村都是大地的孩子。

原本属于城市坦荡道路和城里人专有的公交,带着城市优雅的气息和体温,迈着城市化的脚步,温柔的靠近乡村,拉近城市和乡村的物理距离,让高楼的心和庄稼的心慢慢靠近,这条路充满坎坷,布满荆棘,一走就是70年,道路虽然漫长,未来更值得期待。

所打动,吸引,才有了后来的到处去赏荷。北京的北海公园,什刹海;山东的大明湖,微山湖的芦苇荡;江南的周庄……到如今生活的相山小城南湖、东湖,桓谭公园……有荷花盛开的地方总能留下我的寻芳的足迹。

我想:就以《爱莲说》里的句子“莲之爱,同予者何人?”来结束本文吧!

赏 荷

史春侠

《诗经》里说“山有扶苏,隰有荷花”,清晨我来到桓谭公园一睹夏荷的风采。公园里绿树成荫,蝴蝶翻飞,小鸟婉转歌唱,人们在广场上晨练。在这一片热闹声里,远处的荷塘时隐时现,茂密的芦苇丛、高大的合欢树,火红的红叶李遮挡着这片荷塘,正如《琵琶行》里那句“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始出来!”

我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经过一片绿茵茵的草地,踩着松软湿润的泥土来到荷塘边。好大的一片荷塘啊!碧绿的荷叶浮在水面上像是从水里擎着的一柄柄绿色的小伞,它们惬意地舒展着身体,围拢在一起,低声呢喃,似乎在诉说着什么。池塘里的荷花开得正艳,有粉色的、有白色的,还有鹅黄色的。有的绽开了笑脸仿佛在梳洗打扮;有的娇羞地半开半合,脉脉含情;有的打着花骨朵,默默无语。于是想起李商隐的《赠荷花》“世间花叶不相论,花入金盆叶做尘。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

一阵微风吹来,送来缕缕花香。几只野鸭子游来在荷塘里争吵,嬉闹,它们拍打着翅膀,互相追逐,扬起阵阵翻滚的水花,惊扰了寂静的荷塘。一只青蛙从水里游上来,蹦到荷叶上,“哇

赏荷之风由来已久,屈原的《离骚》有“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的感叹;曹植在《洛神赋》里说“灼若芙蕖出绿波”,可见对“荷”情有独钟;宋周敦颐著《爱莲说》称“莲”为“花之君子”“出淤泥而不染”可谓遗世而独立。

我想我之爱荷多是受《爱莲说》的影响,年少时读这篇文章时,就深深地被“莲”的精神



雨荷 摄影 周方玲

望穿秋水

李志

那时候河水还是清澈的。

最初那两年,我每天骑自行车过河到南岸上班。和南来北往的行人一样,骑行到二桥口,略微停顿一下,看准人流空隙,双手握紧车把,手指勾着车闸,从四十五度的斜坡一直溜下来,咯噔一声,车轮直接跳上浮桥被磨得溜光水滑的钢板桥面。再紧蹬几下,也就到了对岸,弓腰用力,直接骑上南坡。不过,丰水季节,水位上涨,两头都要搭上跳板,除非顶尖高手,是断不可再直接骑行过桥的。

骑车登上南岸,正对着的是短短的打铜巷,连着白布大街,通往北门口的城门楼子,一路黑漆大门的店铺,基本保留着明清老街的格局。除了打铜巷那一小截是水泥路面,其他路段铺的是青石板,又硬又滑,坡度大行人多,骑行不便。我骑车一般都是沿着河堤折向东南,走牛市街,路过戏园门口,进入新华路。所谓戏园门口那一带,九十年代以前是个剧场,我们叫“戏园”,中小学校经常在那组织包场电影,早中晚都是最繁华的地段。附近的县委县政府那时已经改叫市委市政府,一个略显神秘的大院,门口那段短短的街道叫做半截楼,一个好奇怪的地名,我经常骑车从大院门口路过。记得一个朋友一度被组织部抽调参与整理干部档案,我过去玩,一帮人默坐在办公桌前,同学紧张兮兮地把我带到院子里说话。原来还有这么神秘的

工作,我那个同学后来从政,四平八稳地做到现在。

二桥口一带是旧时的码头。因为建了浮桥,相对下游钢筋混凝土的“大洋桥”,才有了“二桥”这个名字,其实浮桥官方叫“灵津渡”,挺高大上的名字,而且有历史渊源,只是老百姓还是习惯说二桥。有没有“二乔”的意思呢,我猜是没有。在河水没有臭不可闻之前,渔民一直在桥头和桥面上卖他们的渔获。那几年里,我眼见他们的捕获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后来摊位上基本都是死鱼了,据说吃起来有一股煤油味,只能做猫食狗粮。男人多半脸色黝黑,女人面无表情。我打小就有点怵他们,不太敢看那些渔民的脸。船就是他们的家,泊在桥头河边,晾晒着渔网和衣衫。晚间路过,还能看到船舱里明灭的灯火。有一次听到船舱里传出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插曲,“依稀往事似曾见,心内波澜现”,我停下来,听完才走。我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直觉他们生活很苦,没来由的同情却无能为力;有时候又羡慕他们,好像整天懒洋洋地斜靠着栏杆,像风一样自由。

河道悠长,冬天寒风刺骨,夏季桥面钢板晒得烫脚。春秋闲步,酷暑纳凉,扶着栏杆,看夕阳落下,是周边老少百姓的一大乐事。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就住在南岸护堤边上,白白净净的一个男孩子,我们经常一起扶着栏杆,站在河边闲扯,冲着路过的

女孩唱“我和我追逐的梦擦肩而过”,玩累了就去牛市街口吃豆腐脑和油酥烧饼。九十年代,他那时候二十出头吧,起初做铁路护路工,和我聊起生活的艰辛,讲起一帮工友的淳朴,也讲一些勾心斗角的趣事,在我这没见过世面的人听来,恍若天书。还有一个在木材加工厂做工的同学,我们无知而无畏,一起空想企业形象设计。家住南城大隅首的同学过来找我玩,家长里短,游戏打闹,最寻常不过;并肩走过二桥口,挥手作别。如今想来,恍若隔世。

二桥口北岸的斜坡上,有几个小吃摊位,印象深的有三家,一家卖烤红薯,大汽油桶烧的煤炉,烤好的红薯在桶沿上排了一圈;一家卖“娃娃鱼”,其实就是调凉粉;另一家卖炒凉粉,也就是蒜焖凉粉,炒熟之后浇上香油蒜汁儿,啧啧香。现在只记得味道不错,摊主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全无印象。旁边就是估衣小学,放学时候一哄而出的孩子们支撑了这几家摊位好多年。那时候我偶尔会买凉粉吃,好像一毛钱就能买一份“娃娃鱼”,是连汤都要喝掉的。“娃娃鱼”是口袋里只有三五毛钱的侄女的最爱,后来我家宝宝也喜欢。至于炒凉粉,北门口城门楼下那家味道也挺地道,有一年大年初一,我带我家宝宝去吃过。看那生意红火的势头,现如今应该还在经营着呢。

大河东向穿越小城,在二桥

魅力中国

曹伟

开天辟地

你从尧舜禹的呐喊声中走来
你从炎黄春秋轮回中走来
你从秦皇的统一天下中走来
你从汉武的威武不屈中走来

盘古悠悠

你是从甲骨文的象形创造中走出来的
你是从天子更迭的文韬武略走出来的
你是从岁月悠悠的诗词歌赋走出来的
你是从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走出来的

沧海桑田的中国

在五千年的漫漫长路中
走出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
在五千年的漫漫长河中
演绎出中华民族的瑰丽文化
在五千年的漫漫岁月中
孜孜不倦地上下求索

浓墨重彩的中国

我们在一点一滴的积累下
去赏析历史长河中的风花雪月

我们在一字一句的思想中

去认知大千世界的诗书和礼仪

我们在一撇一捺汉书的品味中

去感受琴棋书画诗酒茶花

我们在一横一竖汉字的审视中

去体味中华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们在一唱一和的倾听中

去感悟雅趣横生的曼妙风情

我们在一山一水的诗意里

去铺张笔墨纸砚的魅力色彩

我们在一草一木的家园里

去尽享绚丽多彩的四季芬芳

我们在一颦一笑的浪漫里

去领略精致生活的美好时光

锦绣山河的中国

你在奔腾激越的黄河中歌唱
你在奔涌不息的长江中前行
你在巍峨的崇山峻岭中屹立
你在纵横交错的湖泊中美丽

你在一望无限的大海上新浪

你在辽阔无际的草原上驰骋
你在雪域雄伟的高原上眺望
你在阡陌交错的平原上收获

我的祖国

他用一个虔诚的信念书写着民族精神
他以百折不挠的意志焕发着青春光彩
他在千古绝唱的坚韧不拔中豪情壮志
他把万般诗意的浪漫纵横在大江南北

这妩媚迷人的山水画卷

这柔情蜜意的旖旎景色

这繁荣富饶的万里疆域

这诗情画意的美丽家园

就是我魅力无限的

大中国

沁园春·泉山隧道

赵光明

东出泉隧,夏阳灿烂,天高地阔。
观职教园区,四通八达;东城西城,呼吸与共。
交通延伸,破谷生辉,煤城展臂攀淮海。
聚绿金,融入长三角,锦上添花。

淮北华丽转身,引天下才俊来创业。
今双城竞发,三山鼎立;六湖旖旎,九河婀娜。
陆水连珠成一带,相城烟火十八湾。
绘蓝图,践创新发展,就在今朝。

高考组诗

赵志刚

高考壮行(古风)

十载打磨剑如霜,今朝出鞘泛寒光。
雪刃纷纷强虏灭,蟾宫莹莹丹桂香。

高考送别

一夜风和雨,炎消气转凉。
天晴仪式举,云幻现祥光。
龙舞扬金爪,鹏迁白浪张。
明朝才艺逞,折桂创辉煌。

坐看云起

汪团结

从我的住处往南,大概两三百米的样子,有两个街心公园,他们是东西对称的两个,面积都很小,每个占地都不过三五亩。早先他们是连为一体的,而且是沿着铁路线的一片荒地,后来因为修路,路从中间穿过,于是他们就被一分为二,城市的建设者又把他们打扮了一下,种上树,植上草皮,于是这地方就象一个丑姑娘,穿上漂亮的衣服,再稍微化装一下,立马变得好看起来,成了街心公园。

这大约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时光是最好的造型师,如今的小公园,春来花团锦簇,绿意盎然,夏日浓荫匝地,绿草如茵,即使是秋冬季节,也并不显得特别萧瑟,这里好多树木都是四季常绿的,何况秋有桂,冬有梅。公园的外围是一圈青砖铺成的步道,内部也是小径纵横交错,其间再点缀一些小广场。说是广场,不过几十平米大而已。

这样的街心公园在城市里多了去了,这两个地方,虽然并不特别精致,象是刚进城不久的农村小伙,还略带点土味,却是我们附近居民早晚遛弯的好地方。

现在的这个季节,我每天早上五点半钟就出门了,走不到几分钟,就到了这里。这个时候,天已经完全亮了,只不过太阳还没起来,天空中弥漫着淡淡的晨雾。路上行人也不太多,车辆更少,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正是做美梦的时候吧。但是小公园却是另一番景象,已经热闹得很了,像一个小集市,人们来往穿梭,人声鼎沸,有快走的,有打球的,有跳舞的,附近乡下卖菜、卖水果的也来凑热闹,就在公园外侧摆起了小摊,人们晨练结束后,顺便买点黄瓜、豆角等,或者提一个西瓜,称几斤桃子回家。小公园里一下子就有了烟火味。

一阵鸟声传来,或急,或慢,或长,或短,或婉转悠扬,或高亢激昂,循着这声音走过去,在东边小公园里靠近路边的一块空地上,正好种着两排树,每棵树前都立着一位老者,而老者的脚前都放着一个鸟笼,两排数过来,足足有十几个吧,他们像两支正列队的士兵,威风凛凛,整齐划一。这鸟鸣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当然,还有树上的鸟声,他们在这些养在笼子里的小鸟的带动下,也尽情地放开喉咙,像是故意和他们比赛的一样。很多动物养久了,就慢慢地通了人性,懂得主人的心思,就如这鸟,它们知道,这个时候跟随主人一起出来,就必须耍一展歌喉,而且还不能被别的鸟比下去。于是,每天一大早,小公园里就上演着鸟类演唱会。

比这些鸟们还忙的,是那些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们。东边公园里,有三拨人在随着音乐起舞,但是他们并不在一处,像是约好的一样,每支队伍各占据公园的一个角落,正好呈三角形地分布在公园里,相互之间并不干扰。仔细看看,这三支队伍有着明显的年龄特征。靠最南面的,大概是帮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他们跳的舞蹈,像是韵律操一类的东西,音乐节奏欢快,动感十足。她们每个人都穿着统一的上衣,在音乐的带动下,频频起舞,仿佛一池荷叶随风摇曳。往北去,是一群六十余岁的大妈们,她们正在跳着天下大妈们都爱跳的广场舞。二三十人,排着好几排,正前方还放着一个显示器,里面正播放着录像,大概是为了起领舞的作用。再仔细看看,让人忍俊不禁,前排还有一位大爷,而且明显站在C位。他上身穿着一件红色的T恤,下身穿着轻便的运动裤,T恤的领子、运动裤及鞋都是白色的,看得出这是一位精致的老大爷,年龄虽然不小了,但一样要活出精彩。他和大妈们一起翩翩起舞,一招一式,尽显舞蹈之美,居然没有一点违和感。显示器里传来阵阵嘹亮的山歌:对面山上的阿哥,请你抬起头,青山绿水白云间,萦绕阿妹的笑脸……伴着这歌声再折向西,又是一群老人,只不过年龄要大多了,都是七八十岁的模样,有的连腰都伸不直了。他们在做着广播体操一类的运动,石凳上放着播音器,乐声温柔,节奏舒缓,他们或是踢腿踢,伸伸胳膊,或是弯弯腰,扭扭脖子,但是动作已不太整齐,像是一阵乱风吹来,把一丛竹子吹得东倒西歪。不过,看得出来,他们都很认真,努力地想把每一个动作做到位。

公园的入口处有一块铺着大理石的广场,我来的时候,广场上人还不算多,这一会那边忽然围了一群人,我也忍不住走过去看看,原来是一位大爷正提笔蘸水在地上写字。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练家子,提笔、运笔,一气呵成,一撇一捺,恰到好处。书写的内容都是一些成语或诗词,什么厚德载物、天道酬勤;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等等。

这最后一句倒是触动了我。是啊,我们适逢一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时代,很多人对未都充满着迷惘,一种横空出世的病毒,使得空气里到处都弥漫着疫情的味道,这更增加了如我一样普通的人内心的不安。世事变幻莫测,但是变得再快,我们都要学会找到一个地方,来安放自己那颗心。这小小的街心公园,我们一大早就在这里,可以慢走,可以快跑;可以随众人一起翩然起舞,也可以什么都不想地享受人间烟火。这其实就是在当下。如果有可能,你还可以坐看云起,这又是一种人生境界了,但不管怎么说,活在当下还是最重要的。